

孟子附
子事
實錄記



孟 子 附 記

翁 方 綱 著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孟子附記及其他一種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

孟子附記卷上

清 大興翁方綱著

疏云詩大正注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神之精明者稱曰靈四方而高曰臺文王受命作邑于豐立靈臺按此疏是錯舉前後傳箋之語僖五年春秋傳疏云禮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莊三十一年公羊傳注云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疏云皆是禮說文也後漢祭祀志注引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故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凡此皆謂古天子之臺名曰靈臺也然詩序曰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疏云臺囿沼皆言靈是明文王有靈德之義四章卒章言政教得所合樂以詳之亦是靈德之事此疏又云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據此序及傳疏正與孟子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義相合矣詩以靈詠之卽是民以靈謂之也在後世沿其臺制曰靈臺自是典故相承云爾而鄭康成乃必詳辨三靈皆同在國之西郊不亦泥乎

不日成之宜依箋義謂不及期日而成之濯濯娛遊鶴鶴肥澤此傳義所詁亦未可改也凡舊詁皆當視此呂氏實詩記此亦仍舊詁

孟子精義一條云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

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而已矣。此段與梁惠王曰。章末集注所引大同小異。覺軒蔡氏孟子集疏亦云。朱子辨李泰伯常語曰。謂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徵弱耳。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咎孟子。愚謂周以失道寢微滅。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貶天子以達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亦屢書矣。至於顯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室。蓋人心離而天命改久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滅周而後天下定于一也。聖人心與天同而無所適莫。豈其拳拳於已廢之衰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禍無已哉。方綱謹案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己酉。其去齊在赧王元年丁未。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其明年。則秦稱西帝矣。又六十八年。而秦并天下矣。朱子謂其時人心離而天命改。誠不易之論也。聖人之心。以拯斯民爲主。是固然已。乃聖人之深觀世運。其於爾時。必灼見海內之地將定于一也。抑又上體天心。知周祚之將垂竟也。而孟子歷聘所至。惟齊梁地大民多。其勢足以有爲。其力足以行仁政。苟能用孟子。實見諸行事。則保民而王。誠非空言。堯舜君民。何難漸致乎。至於周王見在。到其時當如何正名定分以濟天下。聖人於其間。自必有以處之矣。非後世之人所能藉口以權變觀例之也。又非後世儒生所能執文義以臆擬者也。學者固不得如李泰伯之疑孟子也。而程子之論。遽以周之末王爲獨夫。則亦非孟子之心耳。

常熟毛氏校注疏本。疏王無罪於歲句云。於字疑衍。蓋因經文本無於字也。然疏此句有於字。亦甚明白。謂王諉其民死之故於歲也。王無罪歲。近接非我也。歲也。遠承河內凶。河東凶。而集注云。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則融合前後之意。而統言之。蓋勤思王道。則知所以養民者。不在於歲矣。不勤求王道。而但知彌補歲凶。卽與罪歲奚異乎。此乃針對梁王之語。不然。則梁王固未嘗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耳。釋詁。黎。衆也。書。黎民於變時雍。詩。民靡有黎。皆以衆爲義。四書辨疑。黎民中間無髮字。非比黔首有首字。可訓爲黑也。黎民不飢不寒。止當訓衆民耳。

自篇首二章。從初見梁王敍起。此下二章。則梁王自言其盡心。一自言其承教。此皆可以進言之機矣。而孟子於其言盡心。則歸結於罪歲。於其言承教。則歸結於率獸食人。且皆以挺刃刺人爲喻。卽此見爾日民生之重困。而聖賢之心。亟以救民爲要也。他如答齊宣之問。則首曰保民。以及對鄒君。則首曰君之民。對滕君。則首曰民事。堯舜之道。仁義之旨。未有先於此者。此經世之急務也。

覺軒蔡氏集疏。仁術。猶心術也。樂記注術。所由也。又曰術。猶道也。此言仁術是仁心所發之路。蔡氏此條。可以補集注所未及。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講家或云。引詩偶未及於樂天。或又云。引詩斷章取一畏字。證畏天者保其國。而樂天者之保天下可知矣。此皆非也。按此章言大國事小爲樂天者。保天下小國事大爲畏天者。保其國。而對齊王言。則齊大國也。若引古以證之。則似應專爲大國言之。以證樂天之義耳。何以反置樂天之

義而專引詩之言畏天乎。蓋爾日國君多好大喜功。聞此樂天畏天之說。必以爲在小國則畏爲主。在大國則樂爲主。是轉易啓其侈然自雄之習。所以孟子既以樂畏分言保天下保其國。而卽急取詩之言畏天者。鞭策入裏。以見樂卽畏也。惟能畏。乃能樂也。于時保之。保之者。就此處文勢。是雙收保國保天下也。若就對齊王言。則是保國卽函蓋保天下也。若就孟子對齊王本旨言。則此保國保天下。皆保民而已矣。豈僅交隣之道云爾乎。詩詞畏天。卽昊天也。此章樂天畏天。亦皆以昊天言也。朱注。天者。理而已矣。乃推原立言之義如此耳。非謂直以理字當天字也。上畏天。下保民。而保國保天下具足矣。而交鄰國具足矣。

孟子疏云。大正。以遏徂旅。今孟子乃曰。以遏徂莒者。案春秋。隱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者。密之近地。詩言密之衆。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此疏猶不敢以旅爲兵衆也。毛傳。旅。地名。孔疏。毛以旅爲周地者。上言侵阮。遂往侵共。蓋自共復往侵旅。以文上不見。故於此言之。言整師以止密人之往旅地。則亦止其往阮。共。互相見也。今案孟子引詩作莒。則疏以爲地名。正與詩毛傳合。雖鄭箋以徂旅之旅訓爲兵衆。然大正古本。無他處可證。幸得孟子作莒。可以證毛傳之義。則此旅字。從毛爲長。孔疏既兩申之。而朱子又專從鄭說。若以此爲鄭箋。孔疏作。則無害爲一家之義。而在詁孟子。則微偏耳。

乃積乃倉。陸氏釋文於鄭箋積委云。上。子智反。下。於僞反。而於經文積字略之。故孫氏音義。朱子集注。皆無音也。當補云。積。子智反。

行者有裹糧也。毛氏校改行者有裹囊也。云宋本元本皆作囊。據疏云行者有糧裹於囊則經文作裹囊可知。疏家所見本猶不誤。按此句於文義必是囊字也。毛校爲正。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歟。此節不特義理之精抑且文章之妙俱被俗講章汨沒甚至以不欲用之爲己以欲用之爲不得已全失語義蓋進賢與不得已本非一義不得已者委折急迫極艱苦之辭也進賢則敷奏明試極光偉之辭也而今以進賢乃譬之於不得已者蓋所進一賢必將置之於所居之位而此所居之位本非空設以待此賢之來也必其先有人居之也今所進一賢乃是夙無此位之人是此賢者本處於卑本處於疏而一旦躋之先居此位之人之地必將斥其本居此位之尊者戚者以更換此一賢者來居此位是直使卑者忽踰尊疏者忽踰戚矣凡國君每進一賢皆是如此凡國君每進一賢皆必籌度及此此之謂慎也蓋說到卑踰尊疏踰戚則自然其難其慎如不得已即就當下進賢時體貼得之講章乃妄爲分析將使二字有當下一層有日後一層甚至有誤看將字謂預探日後之意爲多此等不通之說總因未曉文義耳。

齊人伐燕一事朱子之意蓋以史記疑孟子也。集注云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而或問云想潛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爲宣王耳。翟氏灝曰孟子去齊日追溯其始曰於崇吾得見王王亦追憶曰得侍同朝甚喜明孟子去日之齊王即初至日之齊王也故曰王猶足用爲善謂宣王也然則孟子在齊所事始終一宣王耳安得有潛王事入於孟子篇中乎先儒乃舍孟子本經明文漫信子史

卽子史亦未細究。而謂伐燕必是湣王。今考荀子。惟王霸篇云。齊閔南足破楚。西足詘秦。北足敗燕。中足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注云。閔湣同。此外未言齊湣王伐燕事。則荀但言敗燕而已。並未言因何事敗之。七雄時。攻戰不息。湣王四十年中。豈別無敗燕事。齊策言。司馬穰苴爲齊閔王卻燕晉。便足當之矣。荀子此語。殊不足爲證也。朱子言。史記卻考他源流來。所謂源流者。卽荀子耶。抑別有一書耶。朱子乃專信爲湣王。反以疑孟氏門人之曲諱私改。則誠後學所未敢安矣。金仁山謂荀卿爲宣王諱。似亦未考荀書。而金仁山云。雖微戰國策。一當以孟子爲信。况又有國策之可據。此實千古定論也。翟氏此條。極精當矣。愚按戰國策載此伐燕事作宣王。而史記作湣王。吳師道補注燕策曰。通鑑大事記。赧王二年。齊湣王元年。齊伐燕子之子噲。死在赧王元年。正宣王時事。國策與孟子合。甚明。又師道注秦策末條云。鮑彪注國策。謂高氏以姚賈於孟子書陳賈。以伐燕爲齊宣王。爲是發憤。凡策之書宣者。悉據史記改從。閔大詆高氏。夫學者考訂千載之上。當博取徵驗。而信其可徵者。擇焉不精。憑私臆決。輒改舊文。何鮑氏之果哉。史記年表。齊宣王立十九年卒。燕噲七年。當湣王十年。惟孟子以爲宣王。而策之文與之合。此通鑑所據也。通鑑宣王二十九年伐燕。視史記下移十年。宣王伐燕。卽薨。次年湣王立。宣湣之年。或亂而失次。通鑑必有所據。而大事記亦從之。伐燕之事。莫詳於孟子。莫著於國策。史記年表無明文。齊世家不書。特燕世家掇取國策而易宣以湣耳。安得據史記之略。而廢孟子國策之詳。且明哉。傳曰。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史記所傳聞者也。安得據所傳聞而廢所見者哉。吳氏此條。尤爲詳切。學

者勿更致疑可矣。

齊人伐燕，固不應執史記以疑孟子。然集注於首節下引史記之文爲證。按史記載孟子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果如此言，則真是孟子勸齊伐燕矣。吳師道亦謂此語不足信。然則史記載此事舛謬甚矣。此章直不當引史記也。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語勿泥看。若竟坐煞文王之時，三分有二，其一分之民不悅，則執滯矣。此處文王是也，專以不取言之，不必泥上句不悅也。當日孟子立言，上句既舉一取商之武王，則此句亦必舉一不取商之文王。孟子於當時伐國之事，惟三代聖王是視。下章范氏注，所謂論道德必稱堯舜，論征伐必稱湯武，得其要矣。

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待，禦也。王引之曰：春秋宣十二年傳，駒伯曰：「待諸乎？」言禦之也。楚語：「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待，禦也。」墨子辭過篇：「宮室足以待雪霜雨露，節用篇：「待作圉，圉卽禦字也。」易：「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全此。

置郵，注：置驛也。郵，駟也。四書辨疑曰：篇韻諸說，驛皆訓驛馬，駟皆訓驛傳。驛馬，驛傳，義本不殊。驛傳，亦驛馬也。今以置爲驛，郵爲駟，乃是驛馬驛馬矣。况玉篇：「網部諸字，凡從四者，皆是止而不動之義。」與驛駟等字從馬，義主驅馳者不同。南北玉篇：「江南廣韻，置字止訓安置，設立，嘗見漢書中有訓驛處。」然於事多難合。廣韻：「韻略俱兼訓驛。」蓋以漢書爲據。毛晃云：「漢書烏孫傳：「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卽今驛馬也。」此

以騎置二字一滾說爲驛馬。義已不明。況置郵之置。既有郵字相配爲言。與漢書中置字又難同論。惟從玉篇及江南廣韻之訓爲是。郵字又未嘗有訓駟者。字旣從邑。乃其停止人之處所也。江南廣韻中原韻略皆訓境上舍。中原廣韻毛晃韻略南北玉篇皆訓境上行書舍。此訓爲近郵。只是傳舍也。今之傳舍曰館驛。亦曰馬站。又曰馬舖。步遞之舍曰急遞舖。後世或有三十里置一馬舖。急遞舖。然急遞舖始於近代。孟子時猶未有也。速于置郵而傳命。置自是設置郵。乃傳舍驛郵也。周廣業孟子四考曰。風俗通漢改郵爲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然則周有郵無置。作置設解極得。

朱子集注雖依注疏分節。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屬在上節之末。其爲氣也。配義與道。屬在下節之首。然其實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此四句一氣相貫。不可於中間畫爲兩節也。注疏本偶因兩提其爲氣也。似是另起之文。遂畫作上下節耳。

必有事焉四句。集注之義。心勿忘。根上有事言之。勿助長。根上勿正言之。凡二層。析爲四層。義至精確。不可易也。卽朱子兼載勿正心爲句之說。特附見。非正義也。近人乃有好與朱注立異。謂當作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此則勿忘與有事合一義矣。其不可從。固無足辨。又或謂勿正下有心字。則辭不虧。勿忘上無心字。則辭不贅。不知朱子引公羊傳。戰不正勝句爲證。公羊傳何嘗有心字乎。心勿忘句。乃因上文有事勿正二層。皆未明言心字。所以至此重爲提唱心字。是文勢必應如此。何反謂之辭贅乎。至近日翟氏考異云。趙氏注凡十見福字。古文福但作畐。中筆引長。形便類事。孟子原本必有畐焉。故趙注如此。不知疏

內雖就趙句福字敷演成說而疏實云不可必待有事而後正其心以應之此疏仍未離卻事也且趙注之拙於文義何足爲據而說文富滿也又何嘗有古文福作富之譌乎此說之謬固不待辨恐嗜異者執而從之故姑附記於此

廛無夫里之布朱子集注云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蒙引云上節之廛是市廛此節之廛是民廛市廛乃前朝後市之廛每日市門開商賈皆入者也民廛則左右各三區之廛皆民所居者也故上節曰天下之商此曰天下之民然集注於上節云廛市宅也此不別解而云市宅之民已賦其廛特蒙上節言之未及細爲分別耳其曰又令出此夫里之布乃正接上一切取之句不必泥也

講章以泉布與布縷之征二說並存非也地官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注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歛市之次布僂布質布罰布廛布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康成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疏云先鄭據孟子爲說云里布至抱此布此說非故先鄭自破之也云或曰布泉以下至廛布此說合義也春秋昭二十六年傳魯人買之百兩一布杜注以布爲陳不爲布泉先鄭以彼布與此布及外府邦布皆爲泉與杜義異也引孟子廛無夫里之布亦謂口率出泉康成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此就足司農之義據此則布是泉布無疑即

先鄭引詩抱布貿絲之布亦是貨幣非布縷也。

翟氏考異謂韻書敦字未嘗有以董治訓者按趙注敦匠厚作棺也此以敦訓厚然使虞敦匠事則是厚作內自具董治義朱注固未嘗專以董治訓敦字也且厚作兼寓董治義亦見當以事字爲句矣又此章且比化者朱注化者死者也翟氏考異謂化疑當作死儒者止言變化融化未嘗言死爲化也以死爲羽化坐化者佛老之說也按趙注此條以親體變化言然人子言其親體變化則近於所不忍言自不若以死爲化之義渾而語不傷較爲得之若必謂古無以死爲化之義莊子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郭注云死生猶寤寐於理當然不顧人驚之將化而叱無爲驚怛之也莊子周末人其語必有所本則以死爲化非由佛老書矣

燕人畔章末集注三山林氏曰孟子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林氏此條實齊人伐燕前後諸條一大關捩也朱子載其說於此亦可見語錄疑此章爲未盡又疑史記載孟子勸齊伐燕想承此誤亦不可曉云云者皆朱子未定之論所不必泥者耳翟氏灝謂孟子不特不勸齊伐燕且實諫其勿伐卽於此章王甚慙于孟子驗之又謂史記文武云云因前篇取之而燕民悅數語致誤此皆確不可易之論無煩剖說者耳

又從爲之辭翟氏攷異引賈三復石經及明初監本及陸佃鵬冠子注引此文皆作又從而爲之辭按後

人文義似有而字爲順。然此句實無而字，不得以後人行文例之也。試就本文改之，順之見之，仰之，讀至豈徒順之。方見末五字陡然截住，如勒奔馬，正妙於節短而勢緊也。且卽以翟所據三處引有而字，則其他古今本皆無而字，更不待言耳。

孟子之心，欲挽衰周而定於一者，凡以爲斯民也，是以去齊凡五章，特於中間一章，言天下之民舉安。此當日惓惓救世一大轉關，而孟子平生出處一大竅會也。故於第一章首鄭重大書致爲臣而歸，下四章又皆連文特提孟子去齊，屢書特書，誠重之也。朱子集注於中一章，載楊氏說齊王天資朴實云云，亦足得其大略矣。而致爲臣一章，朱子謂道不行，義不可復留，難以顯言，亦深得文外之旨。若程子謂齊王以利誘之，固是體會孟子辭十萬而受萬以下二節語義，然細味章義，齊王所以非能實尊孟子者，在於不用孟子之言。朱子謂王庶幾改之，必指一事，今不可攷。此最爲得之。愚按此所改之事，雖不可攷，然必係用孟子之言，有關於當日行政之大局，非尋常小節也。或謂如孔子去魯，託於燔肉，不至小節而去，此非庶幾改之之義也。朱子謂與孔子去魯之心同，所以孟子勢不可復留，而並追憶於崇得見之始，早知有蓋謂不得已而去之心同耳。豈指燔肉一節乎？所以孟子勢不可復留，而並追憶於崇得見之始，早知有此。此則孟子所以去齊之大節目也。若齊王之留孟子，不以實實者卽所謂庶幾改之而以文，固非所以留孟子。至於爾日就見之言，暨其命時子代致之言，則尙屬臨別惓惓之意，未可遽謂以利誘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此一句意思深長，所括非一緒。卽下章所謂無人乎繆公之側，卽下章所謂王庶幾改之，無限深思，當在此一不可幽咽不盡之中。朱子所謂難以顯言者此也。下文卻專借欲富一層推卻之。朱子所謂故但言設使云云，深窺見其意矣。若就此欲富云云以下二節之文，卽作孟子意中不可復留之

正旨。則謂齊王以利誘賢人。夫復奚辭。然而此處語義。與答陳臻焉有君子可以貨取。指歸各有當也。使己爲政。趙注云。齊王使我爲政。此誤會文義。致將季孫子叔。作孟子弟子二人。無論其無所證據。卽以文義。亦不可通也。但使己爲政。使字旣與下句又使不可一例。然又不得作設使之活字也。朱子集注。子叔疑不知何時人。則亦不知何國之爲政矣。而趙注使字之義。則不妨仍之耳。

充虞路問一章。集注以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言之。其實此章止有憂世之志。並未及於樂天之誠也。集注此條。蓋沿趙注之誤。趙注曰。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爲不悅豫乎。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與天消息而已。愚竊按此漢以後儒者。不深體文義之所致。至朱子集注。則深體聖賢語義矣。此條尙偶仍其誤。不可不辨也。此章通體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一句爲主。蓋孟子爾日道途之間。因充虞之問。說到五百年貞元際會。數過時可。此際肝衡世運。仰觀天意。惻然不知所底。實有難以爲情者。豈僅若有不豫之色而已哉。豈復平日與門弟子平心講貫。不怨不尤之時可比例哉。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一句。是正答充虞不豫之問也。此下云。如欲平治天下云云。則是章末用反筆掉開。乃轉作假設之辭。爲不豫二字生一波致。非正意也。他處之文。先開後合。此處之文。先合後開。亦見孟子心情不能自寬假矣。故曰。連書孟子去齊。是孟子平生出處一大關會也。豈可於此處言及樂天之誠乎。經文卽聖賢心事。苟欲表白聖賢心事。安敢斤斤拘守。必不敢稍異於朱注乎。況朱注本承趙注之誤。非自朱子始耶。孟子轍環所至。若梁。則因其以幣招賢而往。惠王旣不足輔。襄更無望。惟齊宣王猶有足用爲善之質地。

而迄不能用。獨一滕君。於未立之前。殷然就見。偏值壤地褊小。不能大有爲。是以孟子但舉性善道一。欲其策志希聖。而於其歸途復見。則亦不能竟置滕國不論及也。所以道一之旨。歷引前人之言。凡三條。成覲一條。猶是渾概言之也。顏淵一條。則前言必稱堯舜之義。發明深至矣。至公明儀一條。則文王我師。卽是師文王必爲政於天下之師字也。在周公語。則是夜繼日思。坐以待旦之精神也。在公明儀語。則是識大識小之淵源也。在孟子語。則是諸侯有行文王之政之期望也。只可惜滕國地小。所以末節止以可爲善國期之。而後章規畫井田之制。亦第言此其大略。有待於相時度勢之潤澤。則請野數節。當日如何措置。自必臨時更有區處之宜。學者所不必深泥矣。

趙注成覲。勇果者也。疏云。以意推之。則成覲之勇果。公明儀之賢者可知。此疏蓋因本文吾何畏彼。語意與勇果相近。似謂趙注勇果。由本文舉似之也。然說文作覲字云。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覲者。據說文。則趙注勇果。蓋有所承。非若疏所謂可以意推者矣。

或謂禮爲父斬衰。爲母齊衰。若疏衰。則又次之。滕定公薨。文公當爲斬衰之服。而云齊疏。此蓋古經傳誦之謬。當依檀弓作齊斬之服。此說非也。此經文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皆引舊所聞之言如此。非專指滕定公之喪也。且爾時諸侯之國。不行三年之制已久。當然友來鄒且先急。與定三年之制。若果滕世子毅然決依孟子所教。則如下節五月居廬。未有命戒。五月居廬之期。又何嘗是上節見於孟子所言乎。可知定爲三年之制。則此中制度之詳。又非此答語所能盡傳耳。在舊聞

之文。齊疏二字。錯互爲文。孟子亦因而錯互。舉之。此處且不必沾沾以齊衰。疏衰與斬衰。別白言之也。又按下節。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據此言。則周末禮文廢缺。所從來非一日矣。孟子亦言。諸侯之禮。吾未之學。而引所聞於孔門之言。則是戰國時。周公制禮之正經。多亡失。今儀禮喪服一篇。相傳卜子爲傳。愚嘗釋儀禮疏。謂傳曰者。不知是誰人所作。人皆曰。卜子夏所爲。公羊高是子夏弟子。以公羊語勢相似。得爲子夏所作。蓋不虛也。若果有卜子作喪服傳之實據。何至僅以公羊語勢相似定之。是以愚竊疑父在爲母期之說。未必是周公所定之本經。而其傳亦未必是卜子夏所爲也。今就孟子此章攷之。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其時上距魏文侯師卜子夏才二十餘年耳。使卜子親爲喪服作傳。則孟子之時。喪禮節目。何至盡亡失乎。且如滕國父兄百官。能稱世子知禮。尙非全昧是非之輩。而云魯滕先君皆莫之行。當時喪禮正經亡失。在毗近秉禮之邦。沿陋已非一代。推而上之。楚靈合諸侯于申。宋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是皆儀禮本經之逸篇也。其事在魯昭四年。則喪祭朝覲之廢失。當不止於近孟子時矣。而謂漢高堂生所傳十七篇。足以具見周公手定之本經乎。愚非敢疑儀禮也。正因孟子錯舉齊疏二字之文。知此之不可執。而欲見父在爲母期之語。亦必有所因承。而在今日。旣不可攷。亦未可執耳。餘已詳儀禮附記。

可謂曰知。集注云。疑有闕誤。或又云。可當作皆。或又云。知當音智。按二說。亦皆無庸也。此句是撮叙之詞。當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其時百官族人。乍從不欲之後。轉而見此居廬敬慎。則已心許其爲禮矣。可者。對